



银鸟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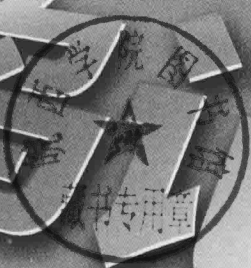
张品成◎著

从天而降的“银鸟”，牵惹起一群乡间顽童的飞翔之梦。历尽险阻，红军的第一架飞机，飞入云端……

山东文艺出版社

张品成 著

银空记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鸟记/张品成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329-3710-3

I. ①银…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2825 号

银鸟记

张品成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6.5 插页/2
字 数 13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3710-3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001	章一十第	
第二章	010	章二十第	
第三章	021	章三十第	
第四章	032	章四十第	001
第五章	045	章五十第	
第六章	058	章六十第	
第七章	066	章七十第	
第八章	077	章八十第	
第九章	087	章九十第	
第十章	098	章十二第	

第十一章		106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114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125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135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145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152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161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174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185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193	第二十章

第一章

那几天，雾总是那么稠。像无穷尽的米汤从山里某个神秘的地方往外拱涌。慢慢就把河溪浸了，把禾田浸了，把村子浸了，把树木和山峦也浸了，甚至还把那颗张狂的日头浸了。村人在田里忙了一个早晨，现在归家填充饥肠。他们站在雾浪奔涌的屋檐下边喝着粥边说着话，隔了一条窄街，面对面却看不清对方的脸，只听得声音在浓雾里湿渍渍地跳来跳去。

后生们一仰脖子将钵碗里的粥吸溜一阵喝个精光，就荷了耘锄下田了。这些日子，只有农忙的时候后生家才有下田做活的机会，那还要看那边白的是否派兵“围剿”是否给苏区安宁。这是个很特殊的年代，这些祖祖辈辈和泥土打交道的人们现在有着双重的身份，有时候是农民，有时候就是军人了。

听得禾田里一片哗哗响动，稗草什么的就都翻搅到稀泥里了。

那边，老人们长叹了一口气。“什么世道？”有人说。

他们说不清这是个什么世道，这年月很多事都说不清。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做了多好的事情，可老财家的浮财说分了就分

了？多好的垌田，说归穷人就归穷人了？他们有些存疑，有种莫名恐惧。但日子却这么过下去，一切都很正常，红军在不远的地方和白军打仗，果然就把那些家伙挡在河界那边。苏区红红火火一番崭新气象。年轻人都群情激昂，连细伢们也不能安分，闹嚷着要弄事情。

几根烟管在雾里燃着，像秋里的萤虫，晦暗不明的几团小小亮点。吧嗒吧嗒的声响着，却不见烟，烟被浓雾融了。

时尧老信说：“迟早有事情……”大家点着头，但雾太大，别人看不见，点也白点。

就那时那种锐响轰鸣而至，他们觉得雾在颤了，像绸布那么抖。老信们手里的烟管跌落在地，他们循声往高处望，雾太大，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从没听过那种轰鸣，这声音叫他们惊惶不安，他们也抖动起来。

后来，他们听到河滩那边哐啷乒嘭的一阵响动，再后来声音戛然而止。

老信们脸色煞白。

这是四月初八那天的事。



四月初八的多雾的早晨，满田和加得在村子南面的坡岭上砍松明。松明其实是松树的伤疤，松枝被刀砍了，那“伤口”就凝了树脂，那一截木像精肉那么放红，其硬如铁。点火，就有松油助燃，火光分外明亮。

村人砍了这柴木有特殊用场：照鳅鱼。四月里，在泥里眠了

一冬的鳅鱼黄鳝蛤蟆什么的都活泛起来，天黑时候鳅鱼就出泥面透气。它们在湿泥里憋了整一个冬天，有些麻木呆笨，在田里一动不动。村人就点松明火用钳夹，走一条垅，就抓满一桶。

满田和加得浑身透湿，汗和雾里外夹击，不多工夫就把他们弄得湿渍渍像落水鸡，雾在他们额角发丝上凝成水珠，欲滴不滴。

“你昨天找了大光伯？”满田说。

“找了找了。”加得说。

四月里风景不错，映山红像点了一堆堆火，树芽儿吐着嫩绿，满树的杨梅也熟了……山里就红的绿的紫的五颜六色亮人眼睛。可大雾将一切遮个严实，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不知道那只庞然大物正失去方向朝他们这里飞过来。

加得说：“那时候大光伯正在石屋子门边修犁耙，我把两桶鳅鱼拿了去。他说，嚯，这东西好哇，师长就爱吃这东西。后来他就往我手里塞东西，我一看，是一张钱票，我像烫了手一样甩了。我说我们弄这东西送给你们吃的，我们不卖。大光伯斜着眼看了我半天。那时我往长脸师长那屋子里张望。伙夫大光伯说：我知道你们肚里的心思，师长不在，师长早早就去瑞金了。在也没用，你们太小，再吃些老米多长几年吧。”

“他这么说？”

“他就这么说的！”

一种巨响撕扯着雾幔突兀而至，像一只巨大怪兽在震耳欲聋地狂吼。他们领教过雷的轰鸣，但那只是瞬间的事。可这回不同，巨大的轰鸣绵延不绝，在村子和山峦的头顶呼啸盘旋了好一会儿才哐啷一声在河滩上止歇。

“像有什么砸在河滩上。”满田说。

“就是！”加得说。

满田和加得很快就从惊恐的泥沼中拔出腿来，后来，他们就拼命往河滩那边跑。

他们离河滩最近，三脚两脚他们就跑到那地方。

他们最早发现那个庞然大物和那个人……

三

师长清早从瑞金赶了回来，事情很紧急，师长不得不快马加鞭地赶。师长有匹好马，浑身白毛四蹄乌黑，据说这种马少见。师长就是骑了这马赶回来的。

这匹马是师长的战利品。那一年师长还只是个营副。在一场生死战中他们把一个师的敌人给吃了，缴了敌人师长的坐骑，就是这匹马。马是好马，可不听调驯，谁也弄不服这马。大家说：“杀了吧，有马肉下酒了。”师长说：“慢，我来试试。”他把鞭梢一抖、缰绳扯扯就上了马。奇怪，那马在他胯下老实得像只猫。师长安稳地坐在马背上，一扬鞭四蹄翻飞，细长的路上就起了一溜烟。

他们说那马和长脸师长有缘。

石屋子原来是财主八杰的老宅，新宅院做了红军医院，老宅很破旧，参谋范九原想安排了做马棚和仓房。师长过来看看，说：“这么好的屋子做马棚可惜了，就把师部放在这地方吧，省得占老表们的屋子。”

师长一回来，立马在石屋子里开会。屋里一片白茫茫翻腾，那不是雾，门窗都紧闭了，屋外的大雾进不来，那是烟，满屋子

人都在抽烟，吞云吐雾。事情看来很紧急。

“蒋介石何应钦坐不住了，他们弄了不少兵马。”长脸师长说。

长脸师长其实脸并不长，只是人瘦，眼睛鼻子嘴都小，就显得一张脸过长。

长脸师长传达着红军总部的部署，方桌上有一张发黄的地图，师长弓着腰趴在地图上那么说着：“三天之内将一切安排妥当，我们随时等出发的命令……”

就在这时，屋里的人听到那种声响。长脸师长收了声，一屋子的人凝神那么听。

“飞机！”有人说。

“对！是飞机，可从没听过这么大声音，它们飞得好低。”有人说。

后来，就有轰隆的一声巨响。

军人毕竟是军人，大家都很镇定。军官们继续开会，师长只把勤务兵年生叫了过来。“年生，你过去看看，有什么情况回来告诉我！”他说。



确实是飞机。是那种美国人造的叫“柯塞”的高级教练机，那飞机看去就像一只硕大的蜻蜓。

飞行员龙应顺是隶属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军政部航空第四队的驾驶技师，那一天突然有命令调他到南边来参加围剿行动，他们给了他一大卷花花绿绿的纸，叫他飞到规定的方位内朝下甩。

这也叫重要任务？他想。

这架“柯塞”他太熟悉了，从美国受训回来，龙应顺就一直驾驶着这架飞机。他是教官，对技术更是一丝不苟。他熟悉飞机上的每个零件，他常跟学生们说：“闭着眼我也能把它弄上天去。”他不是说着玩的，他真的有那么好的技术。

好好的天气，雾说来就来了，像一块布将飞机裹个严实。龙应顺飞到预定的区域将传单丢出舱外，他看着那些纸片雪花般在空中翻飞，纷纷扬扬地飘坠落地，就做返航的准备。他看了一下油表，油是足够了，再看舱外时，发现飞机已是在一只云的布袋里了。他飞了好一阵子，眼前还是白茫茫混沌一片。

就这样龙应顺迷失了航向，他在雾里徒劳地兜着圈子，他曾经试图和地面联系请求帮助，但那头吱吱喳喳的一片噪响，半天才让他听出点眉目。

“请告诉你的方位！”地面说。

混蛋！他想。知道方位我还找你们？

对方给了个指示，让他飞往赣州。他想，连东南西北也弄不清，怎么飞？

他索性放弃了那点希望。他到底是去美国受训回来的高材生，这种时候他非常冷静。他看着油表的红色指针就要挨近零的刻度，他必须立刻作出决定。

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跳伞；二是迫降。跳伞省事而安全，这一带山高林密，加上大雾天气掩护，不一定会轻易被人发现。但弃机跳伞，一架上好的飞机就毁了。

龙应顺舍不得那架飞机。他想起美国教官的那句话：人在机在。他一直把这话写在床头。我不能让飞机在我龙某手里就这么变成一堆废铁。他想，就是机毁人亡也不枉我男人了一场。

雾很大，就是晴好天气要在这山峦起伏的地方迫降一架飞机也非容易之事。他往下面张望，看见几堆火，这是他在浓雾天气目所能及的唯一目标。那几堆火若明若暗地燃着。那是村人烧草皮的火。开春时候作物下种，农家需要肥料，他们在河堤上铲了草皮点了火煨烧，烧成黑黑的草灰当肥料。

龙应顺根据那些火的位置断定那儿有一处平坦地方，因为几堆火都在一个平面上。他就靠了那点判断毅然将飞机往那地方降落。

一阵剧烈的轰响和猛烈碰撞之后，飞机勉强降落在那片河滩上。

技师龙应顺只觉得左脚一阵麻木，后来就涌上钻心的痛。他想他的左脚恐怕伤得不轻，也许骨头断了。他想解开安全带站起来，却突然天旋地转，他用手摸了摸额头，摸出一掌的鲜红，才知道额头也受了伤。很快，技师龙应顺感到软绵绵的，他感到浓雾向他涌来，一直浸润到他的脑壳里骨头里。他在雾里沉睡了过去，人事不省。

五

满田看见很深的一条沟，新鲜的淤泥和河沙被掀开，袒露在外。他们沿着那条沟走了好长一截才看见那架飞机。他们没见过飞机，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们吓了一跳，愣在河滩上好一阵子。他们拿不定主意是转身逃命还是壮着胆朝那怪异的东西走过去。他们彼此夸耀过自己的胆量，都怕在对方面前丢了脸面。

他们到底没有走，他们听到四周都有人嚷着朝这里走来，人一多他们胆子就大了。

当时加得的确吓得不轻，他感到腿肚子发软，同时他也听到满田粗长的喘气声。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的，但他想自己就是吓死也不会喘粗气的呀，常常是一口气憋着，所以他知道那喘息来自满田。

“你害怕了？”满田说。

“猪才怕！”

后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胆怯赶走了，他们一直说他们已经长大，说他们也能拿了汉阳造梭镖大刀到火线上英雄一场，他们怎么能让人看出胆小来？

他们往那庞然大物走。那时候加得真的一点也不感觉害怕了，他只有一个念头，伙夫大光会来，师长也会来，还有族长、全村老少男女都会来，让他们看看加得是个什么角。

加得此刻没了恐惧只有兴奋，他看看满田，满田的眼眸里也出现了那种光亮，他想满田此刻也一定和他一样心思。人就是怪，人总是要顾及脸面、争强好胜，难怪长辈人都说：人活一张脸。要是不想到脸面，他和满田现在早软在河堤上动不得了。

他们听到了人们的惊喊声，有人真的往来路跑去，跑的姿势很难看，没跑的也站在原地木了呆了，眉眼嘴脸全因为惊恐失去了往日形状。

加得和满田很神气，那时候他们已走到离庞然大物丈多远的地方，那像个银制东西，一动不动地瘫在雾中的河滩上。

“它死了哩。”满田说。

“那么高地方跌下来能不死？”加得点头。

这么想他们就觉得更无所畏惧的了，他们弄出一副若无其事

模样，朝河堤上惊疑不定的村人不住地喊：“哎哎，下来，下来！”后来他们不喊了。

他们发现银制的怪鸟里藏着个人……

第二章

加得跟满田说：“那不像是人，那像是精怪哩。”

“可他是个人，我敢说是人不是精怪！”满田肯定地说。

“那就好！”加得这么说。

他们决定让那人出来，出来了就什么都弄明白了。

那人弓腰窝在里面，样子似乎很从容很安详，他像是在思忖一件要紧的事，想好了随时会站起走出来。

“哎！”他们朝里面那人喊了一声，那人没理会。两个人在那忙乱了一阵，他们没法把那扇小门弄开。他们弄得满头大汗，额头上有圆圆的东西沿了脸面滑坠落地，像一些蚁虫在脸上爬。满田觉得有点累了，他想喘口气，大口出气大口进气人就好受一些。他喘气时往河堤上看了看，那儿人越聚越多，好像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一些人跪在那，有人还烧了香烛。他看见娘也挤在人群里，娘眼睛不好大概没看见他，还有加得的爷娘，他们跳手跳脚急急地朝这边喊。加得装着听不见，他埋头干那些事。

雾已经薄去许多，缥缥缈缈地沿了山脚扯动。

后来，他看见年生和族长颜其伍了。他们正拨开人群往这边

走来。有族长在前，人们似乎胆大了些，他们跟在颜老倌后面围拢过来。

族长颜其伍很惊讶的样子，他绕着那架飞机走了一圈。“银的！”他说。

“他们说这是飞机。”年生说。

“妖邪哩，我看不地道。”有人说。

“弄它！”有人喊着，朝飞机扔了块石头。

年生扑了过来：“不要！不要！”年生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年生知道在师长来之前不能乱动。

没人理会他，人们喊着，朝飞机扔石头。

“我找师长去！”年生哭丧着脸在长堤上跑。

骚动的村人把机舱前那扇挡风玻璃砸裂了，他们想砸破玻璃，把里面那精怪拖出来。但嚷嚷归嚷嚷，却没人敢真正下手。

“那是人不是鬼！”满田喊着。他觉得年生说得对，这事该长脸师长来了再做决定。

“住手！”满田不能容许村人这么胡来，他忍了忍没忍住，终于喊出声来。

“等长脸师长来！”他喊道，“他们来了再说！”加得也跟了喊。

人们被这两个伢的喊叫弄得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往族长颜其伍那边看。他们期待着族长给他们拿主意。

族长颜其伍咳了一声，他脸上的表情深沉莫测。他觉得他应该顺应民意，他还觉得应该借这个机会弄一点事，借助了这些事重新树立一族之长的威信。族长颜其伍不是坏人，他只是有些自私，还有些守旧。他看着那些没了规矩约束的伢们疯张的样子就想到苍蝇。苏维埃好是好，却把一些规矩坏了，没尊没卑无长无幼。没调教没管束，这些伢，没大没小。他们是最早没把祠堂当

回事的人，他们是最早没把他族长当回事的人，他们还成天嚷嚷着去入队伍去当红军，才多大年纪就想那种事情……

现在，他感觉到那些目光在他的老脸上扫来扫去，这让他很舒服，他想着他该说一句得力的话。

“烧了去！”他把那三个字吐了出来，他说得很轻，话语简短，但分量很重。

人们轰的一下四散开去，他们好像得到了怂恿，他们觉得身上一下轻松很多亢奋起来，他们觉得要干一件痛快的事，他们觉得自己平静的生活不允许出现怪异，他们当时想得就那么简单。

他们找来禾草柴火，把那庞然大物捆了个严实。他们都看着族长颜其伍，等着他吹燃手中的那根火媒。



族长颜其伍到底没来得及点火。关键时候，长脸师长及时地出现了。

长脸师长走下河滩，喧嚣突然静了下来。他走到飞机边，掀开那些枯枝烂叶，拍了拍那白亮白亮的机身说：“这东西好！”

他说这可是个难得的好东西呀，我们红军也有飞机了，是老蒋给送来的，他真是大方啊……

长脸师长叫人把昏迷不醒的飞行员弄了出来，让卫生员赶快救治。其实那个人伤得并不重，他只是在飞机落地的刹那头部被狠狠撞了一下，左腿膝盖有点轻伤。

长脸师长又把年生叫过来：“你看你一身透湿的像下了趟河。”
年生说：“我怕他们真把飞机烧了，急呀，跑出一身大汗。”